

第十六章 把那風景都看透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今的抱月樓，已經鋪就了一張遍布天下的大網，雖然清楚，這個天下最大的青樓聯盟是範家的產業，可是卻沒有辦法控制，畢竟這是正經生意，不管是哪一國的律法都管不住它。抱月樓開出去的條件好，對樓中姑娘們客氣體貼，真真是賓客盡歡，勞資和諧，又有範閑的權力做為靠山，夏明記和招商錢莊做為金錢支援，短短四年時間，便將觸腳延展到了每一處地方。

雖然抱月樓在情報方麵的收集還遠遠及不上監察院專業和強大，但是至少它給範閑提供了另外一個信息來源。

監察院終究是慶國的官方特務機構，範閑的心裏總存著隱隱的忌憚，如果某日皇帝陛下讓自己把監察院交出去，那自己的視力和聽力都會下降許多比如這封關於大皇子的密報，便證實了範閑大力扶持抱月樓所帶來的好處。

關於密報上的消息，監察院的院報，甚至是啟年小組的密報都沒有提到一字一句，如果不是有抱月樓通風，範閑都不知道，京都裏又要上演一幕好戲。

當然，範閑也清楚，這件事兒不能怪監察院和啟年小組，畢竟涉及皇族的顏麵和天子家的家事，官方特務機構即便查到了少許內容，但在沒有得到證實之前，又被內廷以及都察院禦史監督著，真是無法空口白牙向自己報訊。

但抱月樓不在乎這些。在範閑手下地組織結構中，抱月樓更像是禦史台。有風聞議事的自由這封密報裏提及大皇子要納側妃地消息。也隻是京都偶爾傳起來地流言。

空穴來風，未必無因，範閑皺著眉頭。想著京都裏發生的事情。

如果僅僅是大殿下納側妃。這隻是件小事，用不著他如此緊張。但關鍵是抱月樓的情報裏說地清楚，納側妃完全是由宮裏定地。大皇子事先並不知情。而且據說，大皇子對於這件事情有極大的抵觸情緒。已經入宮與陛下吵了兩次。

範閑很頭痛。他知道這位大哥是個什麼性情地人。雖然大皇子極識大體，但在涉及到根骨的王府家事上。卻是倔強地厲害，加上他與大王妃感情和睦。怎麼可能同意宮中再次指婚。

而宮中要他再納側妃，明顯帶著更深層次地考慮。關於這一點。範閑也十分清楚。

自從京都謀叛事真正平定之後。皇帝陛下在重新找回對自己長子的疼愛後。最開始處理地事情，並不是將大皇子調往邊軍出任實權大帥。而是暗中準備讓大皇子納側妃。所以說。納側妃這件事情其實暗中已經進行了許久。隻是一直被大皇子硬抗著。而沒有真正地浮上水麵。

大王妃是北齊地大公主。而南慶與北齊地蜜月期已經結束。皇帝陛下為了將來的戰事。絕對不會允許自己地長子。被一個北齊女人管的服服帖帖，而將來地最後北伐，大皇子很明顯是先鋒大帥的最佳人選，皇帝陛下地意思很清楚。先讓他納側妃。然後再尋個時機，覓個由頭。將大王妃廢了。

意思很清楚。可惜地是慶帝地幾個兒子都有些不聽話，大皇子從來就不是這麼聽話地人。才能硬抗了兩年，隻是從抱月樓的消息看來。宮裏準備把這件事情挑明，直接發話主事了。

範閑頭痛地抱著膝蓋。惱火地狠。心裏對大殿下有極大地意見，暗想皇帝陛下既然逼地這般凶，你暫且應下又怕什麼？能拖得一時便是一時。難道非要皇帝陛下下旨，然後你再去宮裏玩一招寧死不屈？

皇族子弟，哪裏有當情聖地資格。隻是大皇子與大王妃這一對和親而成地夫妻。倒著實很有幾分細水長流。相攜至老地模樣，讓範閑大感敬佩，自歎不如。

敬佩之餘。令範閑頭痛地是，抱月樓裏傳來地情報講的隱晦，卻暗中透露了一個消息。皇帝陛下與寧妃商議之後。暫時忍住了怒氣，準備讓範閑回京勸說大殿下納側妃。

不得不說，在京都叛亂。太子二皇子死亡之後。慶帝對自己僅剩的三個兒子態度要比當年溫和了許多，如果換成以往。大皇子敢如此強硬的抗旨，隻怕早就被幽禁在了王府之中。哪像如今。還能忍住性子讓範閑去勸說。

皇帝陛下地密旨估摸著還有時日才會傳到範閑這裏，抱月樓收到地風聲要快上許多，範閑抱著腦袋。心想這究竟是什麼事兒？當年北齊大公主千裏南下嫁給大皇子，是自己出任的主婚使，難道四年過去了，自己又要當破婚之人？

正如他先前喟歎，真是世事難料。

...

此時是上午，打東邊灑過來地天光，透過青州軍衙內地孤伶伶秋樹，割成了幾大片清光，耀得房間紙窗一片清楚，一位婢女端著一個盤子從窗外經過，在窗上映下一道影子。

影子安靜地站在範閑的身旁，看著一臉憂愁地他，一言不

於建築或是景致的陰影之中，他看慣了監察院前後兩任主人無時無刻的煩惱，而依然沒有習慣與他們交談，為他們出謀劃策，因為他地任務隻是殺人，而不包含這些動腦子的可憐事兒。

從草原上回來後，影子脫掉了牧民的衣服，重新回到了範閑地身旁，就如以前幾年那般，十分安靜，但範閑偶爾發覺，這位天下第一刺客，時不時會看兩眼院內休養的王十三郎，眼光有些複雜，有些怪異。

“我現在還不能回京。”範閑知道影子不是言冰雲，不是鄧子越，更不是話癆王啟年，等著他開口是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揉了揉眉心，說道：“一來西涼路地事情還沒有結束，二來京裏既然沒有消息出來，我這樣急著趕回去。有些不妥。”

“這隻是小事情。”影子知道範閑想找自己說話。略頓了頓後說道：“不用太多操心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歎息著說道：“不是小事。你不知道老李家地這些男人。一個比一個倔，？*黨星？屠隙？傘＞尤痠答潘懶耍？膊蒙螭蟻苴碌屯貳4蟾欽瀟涼恍郎橐？泉鑲礪哨5？親永鋸垂啥？娜誦院米雜儂匚兜潰？苴掄獍惚破扔謁？K??浪？嶙訖鱸躑？潘廊說撓X浴！？br>

等不到影子開口接話。範閑滿臉憂鬱。繼續說道：“陛下。甚至是朝野之中地所有人，似乎都堅信一點。那便是非我族類。其心必異...若非如此。也不至於因為大皇子一半地東夷血統。便沒有任何人相信他會繼承皇位。他本身便有一半東夷血統。娶的王妃又是位北齊人。在當前這種局勢下。陛下要他廢妃，其實對他倒是有回護重用之意。”

京都平叛事中。一共有三位大功臣，分別是範閑、葉重、大皇子。大皇子其時手握禁軍，控樞要害，卻堅決地執行了皇帝陛下地所謂遺詔。成功地將叛亂的形勢控制在一個慶國國力可以接受地範圍之內。因為此事，皇帝陛下對他地態度也有了極大的改變。不再像往年那般冷淡。

“準確來說。皇帝陛下對大殿下有些許欠疚之意。”範閑一麵揉著有些生痛地眉心，一麵輕聲說道：“所以他想彌補大皇子。而以大皇子地平生誌向而言，最好地彌補。當然是任他為先鋒。替南慶南征北戰，一統天下，在沙場上綻放光彩...陛下是真地決定用他為帥，這才必須要廢了大王妃。”

想到此節。他對皇帝陛下也生出了些許怨氣。大王妃是北齊大公主，確實對大皇子出任北伐主帥有些影響，但是何至於要用納側妃這種不入流地宮鬥手段來解決？這哪裏像是一國之君所應該持有地風度。倒像是一個和自己兒子賭氣的老家夥。他忽然心頭一震，猜疑道：難道皇帝老子還沒有從以前的經曆中吸取教訓，依然保持著強大地疑心。從而要用各種手段，把這些疑慮消除在萌芽之中？

範閑地心漸漸冷了下來，發現自己這幾年犯了一個錯誤。自己依然低估了皇帝陛下強大地權力**。以及身為帝王天然地多疑與冷酷。

做兒子難。做皇帝地兒子更難，做慶國皇帝地兒子，更是難上加難。範閑吐出一口濁氣，知道自己回京之後，隻怕要夾在陛下和大皇子之間難過。那還不如先不去想這個問題。

但他有些好奇，不知皇帝陛下指給大殿下地側妃，是誰家地女兒。又是哪位王公大臣，竟然如此不怕死，敢把自己地女兒，送到大王妃這隻母老虎，大皇子這隻公老虎，以及宮中寧妃這隻老母老虎的嘴裏。

京都平叛之後，念及寧才人之功之德，又顧及大皇子地顏麵，皇帝陛下終於將她提了位份，在遲了二十幾年後，終於封他為貴妃。隻是這位當年的東夷女奴，在成為貴妃之後，依然沒有改變當年地潑辣性情，虎性十足。

大皇子一家，那便是虎林啊。

反正不可能是若若，這點範閑還是有信心的，皇帝陛下如今對自己信任寵愛十足，又深知自己當年為了若若地婚事，不惜把弘成打成了一代**人，自不會以此為撩拔自己，因小失大。

範閑站起身來，推門而出，迎接滿院的秋色，不再去想京都那處地煩心事。此時已是深秋，軍衙處滿眼望去，盡是一片幹淨的疏離之色，天空極高，雲色極淡，令人一睹便生出心胸曠達之感。

青州城地近西胡，頗有草原之風，或許隻有在這種地方，才能讓人們養出開朗明媚的心情，比如那位皇族中地異類大皇子，比如這位貴族中的異類葉靈兒。

範閑微笑望著院內地姑娘家，心想大王妃如今的處境很艱難，但二王妃卻似乎已經從老二地死亡陰影中逐漸擺脫出來，人世間總是有些好事在發生的。

...

王

的身體恢復地極快，如今已經能坐著輪椅在青州軍衙逛。因為葉靈兒地那句話。範閑也懶得再做那些無用地遮掩功夫。喚了幾個丫頭負責推車。另派了幾名六處下屬跟著，保護他的安全。

這十幾日裏，範閑忙於與定州方向聯絡。統領整個西涼路地反攻行動。而且要與草原方麵進行私底下地交易，十分忙碌。便沒有怎麼注意王十三郎地動靜，但是他的眼睛不瞎，也瞧出了這座孤清冷寞地青州軍衙，因為王十三郎的醒來。漸漸發生了一些改變。秋園之中，偶有春意透出。

當王十三郎坐著輪椅。在園內四處偶歇之時。離他不遠處。便會有位姑娘家正坐著。做著旁的事情，比如繡花。比如扮呆頭鵝看風景。

而那個時候，王十三郎便會變成呆頭鵝，怔怔地看那個看風景地呆頭鵝。

這一對年輕地男女除了正麵撞到時。會彼此問安。並沒有說些什麼閑話，隻是這樣癡傻地做著角色地扮演，直欲曲項向天歌，又恐紅掌輕拔。擾了無心清波。

範閑是監察院的小祖宗。而葉靈兒便是青州城地小祖宗，她一聲令下，再也沒有向過往一年間那般。日日出城攔截那些草原上奔馳而出地打草穀地胡人。而是老老實實地呆在軍衙之內，而且軍衙之內地舊部屬們全部被趕了出去，隻留下了仆婦丫環之流。

於是青州軍衙小園內，如今便多出了一個風景，正是範閑心裏暗笑想的兩頭呆頭鵝模樣。如果用美一些地辭句便說。便是那句什麼風景，什麼風景裏地人，什麼看風景的人。

對於互相傾慕地兩個人來說。彼此便是對方地風景吧？

...

葉靈兒是什麼樣性情的女子，身為她師傅的範閑當然心知肚明。有時候捫心自問，如果自己是個女子，隻怕也要被王十三郎正麵的三十八道刀痕震地驚心動魄。銘心刻骨。更何況十三郎是個沉默而溫柔且英俊地人，如此人物。怎能不讓生於軍中的葉靈兒動心。

雖然葉靈兒的身份有些麻煩，但範閑卻不擔心這個，皇帝陛下在兩年前便暗中下了恩旨，允許葉靈兒改嫁。由她自己挑選夫婿，這是天大地恩典，隻要她瞧中了的人。隻怕南慶朝廷搶也要給她搶了過來。

如今地問題在於王十三郎的身份，他雖然暗中替監察院做事，皇帝陛下也暗中知道此事，但他畢竟是四顧劍的關門弟子，是東夷城劍廬的十三徒，葉靈兒曾經是二王妃，卻要嫁給東夷城地高手，不知道過不過得了宮裏的這一關。

當然，如果東夷城能夠在自己的主持下徹底倒向慶國，那麼這些障礙也就不存在了，範閑決定在這件事上盡些心力，也算是替皇帝替葉重，彌補一下這位可憐地姑娘家。

隻是有一個問題。

範閑好笑看著園內的兩個人，摸著鼻子想到，這兩個人眼下還處於一處奇妙的狀態之中，總要有人揭破才行，而且最關鍵地是，葉靈兒喜歡王十三郎並不出奇，王十三郎的心究竟是怎麼想的呢？葉靈兒身份再尊貴，畢竟也是位真正的小寡婦。

他知道王十三郎為什麼被葉靈兒地側影吸引住，因為那側影十分落寞，但是範閑知道真實地葉靈兒並不是這個樣子。

尤其是...繡花。

範閑打了個寒顫，葉靈兒居然當著王十三郎的麵繡花扮嬌怯，如果這事兒傳回京都，傳到婉兒耳朵裏，隻怕會讓妻子笑的昏死過去。

他決定告訴王十三郎一個真實的葉靈兒，以免自己極為欣賞的年輕友人，婚後才發現自己地人生原來是一個極大的誤會。

正當範閑走下石階，準備去打擾那兩個“目中無人”的年輕男女時，門後地影子輕輕說了一句話，他頓時停住了腳步。

這些天影子一直小心翼翼地隱藏著行蹤，以免被王十三郎發些了什麼。範閑知道影子與劍廬之間複雜的關係，也知道影子的真實身份，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。四顧劍與影子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此時在秋園之中看著四顧劍最疼愛的幼徒，影子的心情，並不像園中男女那般愉快。

半晌後，範閑說道：“明年春天我們再去，他不會這麼早死的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